

宋書

十七



リ 8
1735
103



U 8 符
1735
103



宋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謝莊

王景文

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韶令美容儀太祖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初為始興王濬後軍法曹行參軍轉太子舍人廬陵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廬陵王紹南中郎諮議參軍又轉隨王誕後軍諮議並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為一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虜遣尚書李孝伯來使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徽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卅月廿八日
卅月廿八日
卅月廿八日
卅月廿八日
卅月廿八日
卅月廿八日
卅月廿八日
卅月廿八日
卅月廿八日



氏書

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鐸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
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齋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
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元凶弒立轉司
徒左長史世祖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治宣布莊遣腹心門
生具慶奉啟事密詣世祖曰賊劭自絕於天裂冠毀冕窮弒極逆
開關未聞四海泣血幽明同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聖迹昭然伏
讀感慶天祚王室啟哲重光殿下文明在獄神武居陝肅將乾威
龔行天罰滌社稷之仇雪華夷之恥使弛墜之構更獲締造垢辱
之耻復得明目伏承所命劉元景司馬文恭宗慤沈慶之等精甲
十萬已次近道殿下親董銳旅授律繼進荆鄢之師岷漢之衆舳
艫萬里旌旆虧天九土冥符羣后畢會今獨夫醜類曾不盈旅自
相暴殄省闈橫流百僚屏氣道路以目檄至輒布之京邑朝野同

欣里頌塗歌室家相慶莫不望景聳魂瞻雲佇足先帝以日月之
光照臨區寓風澤所漸無幽不洽況下官世荷寵靈叨恩踰量謝
病私門幸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路無由今大軍近次永清無遠
欣悲踊躍不知所裁世祖踐阼除侍中時索虜求通互市上詔羣
臣博議莊議曰臣愚以爲獯獫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規
國順之示弱無明柔遠距而觀釁有足表疆且漢文和親豈止彭
陽之寇武帝修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略不足則閉關何
爲屈冠帶之邦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黥之風交易爽議
旣應深杜和約詭論尤宜固絕臣庸管多蔽豈識國儀恩誘降逮
敢不披盡時驃騎將軍竟陵王誕當爲荊州徵丞相荊州刺史南
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克日下船莊以丞相旣無
入志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於事不便世祖乃申誕發日

義宣竟亦不下上始踐阼欲宣弘風則下節儉詔書事在孝武本紀莊慮此制不行又言曰詔云貴戚競利興貨屢肆者悉皆禁制此實允愆民聽其中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爲令有所屈此處分伏願深思無緣明詔旣下而聲實乖爽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拔葵去織實宜深弘孝建元年遷左衛將軍初世祖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說當時以爲知言于時揆才路隘乃上表曰臣聞功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鄰國豈徒祕璧之貴故詩稱珍悴誓述榮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恭已伏惟陛下膺慶集圖締寓開縣夕爽選政曷旦調風采言斯輿觀謠仄遠斯實辰階告平頌聲方製臣竊惟隆被所漸治亂之由何嘗不興資

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爲寶虞典以則哲爲難進選之軌旣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崇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恣濫奚取九成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荆苑寧二都智之所產七隩才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與僕同升管仲取臣於盜趙文非親士疎嗣祁奚豈誦讎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弘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白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敦進陳湯而坐以褫爵此先事之盛准亦後王之彛鑒如臣愚見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據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

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是歸守宰故黃霸治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寵今莅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代換者宜遵六年之制進獲章明庸墮退得民不勤擾如此則下無浮謬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風載泰榘薪之歌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猷遂得奉詔左右陳愚於側敢露芻言懼氛恒典有詔莊表如此可付外評議事不行其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曰下官凡人非有達槩異識俗外之志實因羸疾常恐奄忽故少來無意於人間豈當有心於崇達邪頃年乘事回薄遂果饗非次既足貽誚明時又亦取愧朋友前以聖道初開未遑引退及此諸夏事寧方陳微請欵志未伸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

披寸心非惟在已知尤實懼塵穢彝序稟生多病天下所悉兩脅痺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至一惡痛來逼心氣餘如縋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憒憒常如行尸恒居死病而不復道者豈是疾痊直以荷恩深重思答殊施牽課庭瘵以綜所忝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日晝夜惛憒爲此不復得朝謁諸王慶吊親舊唯被救見不容停耳此段不堪見賓已數十日持此苦生而使銓綜九流應對無方之訴實由聖慈罔已然當之信自苦劇若才堪事任而體氣休健承寵異之遇處自效之塗豈苟欲思閑辭事邪家素貧弊宅舍未立兒息不免羸羸而安之若命寧復是能忘微祿正以復有切於此處故無復他願耳今之所希唯在小閑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屢經披請未蒙哀恕良由誠淺辭訥不足上感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

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見聖世就其中煎懽若此實在可矜前時曾啟願三吳敕旨云都不須復議外出莫非過恩然亦是下官生運不應見一閑逸今不敢復言此當付之來生耳但得保餘年無復物務少得養病此便是志願永畢在衙門下有所懷動止必聞亦無假居職患於不能裨補萬一耳識淺才常羸疾如此孤負主上擢授之恩私心實自哀愧入年便當更申前請以死自固但庸近所訢恐未能仰徹公恩盼弘深粗照誠懇願侍坐言次賜垂拯助則苦誠至心庶獲哀允若不蒙降祐下官當於何希冀邪仰憑愍察願不垂愴三年坐辭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臣聞明慎用刑獄存姬典哀矜折獄實暉呂命罪疑從輕旣前王之格範寧失弗經亦列聖之恒訓用能化致升平道臻恭已逮漢文傷不

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倍深文之吏立鞠訊之法當是時也號令刑存陛下踐位親臨聽訟億兆相賀以爲無寃民矣而比囹圄未虛頌聲尚缺臣竊謂五聽之慈弗宜於宰物三省之澤未洽於民謠頃年軍旅餘弊劫掠猶繁監司計獲多非其實或規免咎不慮國患楚對之下鮮不誣濫身遭鉄鎖之誅家嬰孥戮之痛比伍同開莫不及罪是則一人罰謬坐者數十昔齊女告天臨淄臺殞孝婦寃戮東海愆陽此皆符變靈祇初咸景緯臣近兼訊見重囚八人旋觀其初死有餘罪詳察其理實並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怵惕也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覈辯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

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庶鬻棺之諺輟歎於終古兩造之察流詠於方今臣學闇申韓才寡治術輕陳庸管懼乖國憲上時親覽朝政常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下詔曰八柄馭下以爵爲先九德咸事政典居首銓衡治樞興替攸寄頃世以來轉失厥序徒秉國鈞終貽權謗今南北多士勲勤彌積物情善否實繫斯任官人之詠維聖克允則哲之美與帝所難加澆季在俗讓議成風以一人之識當群品之誚望沈浮自得庸可致乎吏部尚書可依郎分置并詳省閑曹又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分選詔且出在朝論者亦有同異誠知循常甚易改舊生疑但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辦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前述宣先旨敬從來奏省錄作則承貽後昆自此選舉之要唯由元凱一人若通塞乖衷而

訢達者尠且違令與物理至隔闕前王盛主猶或難之況在寡闇尤見其短又選官裁病卽嗟詣滿道人之四體會盈有虛旬日之間便至怨詈况實有假託不由寢頓者邪一詣不前貧苦交困則兩邊致患互不相體校之以實並有可哀若職置二人則無此弊兼選曹樞要歷代斯重人經此職便成貴塗已心外議咸不自限故范曄魯爽舉兵滅門以此言之實由榮厚勢樞殷繁所至設可擬議此授唯有數人本積歲月稍加引進而理無前期多生慮表或嬰艱抱疾事至回移官人之任決不可闕一來一去向人已周非有黜責已貴難賤旣成妨長寘之無所盛衰遞襲便是一段世臣相處之方臣主生疑所以彌覺此職宜在降階監令端右足處時望無人則闕異於九流今但直銓選部有減前資物情好猜橫立別解本旨向意終不外宣唯有從郎分置視聽自改選旣輕先

民情已變有堪其任大展遷回兼常之宜以時稍進本職非復重
官可不須帶帖數過居之盡無詒怪自中分荆揚子時便有意
於此正訝改革不少容生駭惑爾來多年欲至歲下處分會何偃
致故應有親人故近因此施行本意詔文不得委悉故復紙墨具
陳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顓之並
補選職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莊所
上其詞曰天子馭三光總萬寓挹雲經之留憲裁河書之遺矩是
以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符瑞之慶咸屬榮懷之應必躔月啓呈祥
乾維效氣賦景河房承靈天駟陵原郊而漸影躍采淵而泳質辭
水空而南僚去輪臺而東泊乘玉塞而歸寶奄芝庭而獻祕及其
養安騏校進駕龍涓輝大馭於國皂貢上襄於帝閑超益野而踰
綠地軼蘭池而轡紫燕五王晦其術十氏憺其玄東門豈或狀西

河不能傳旣秣苞以均性又佩荷以崇 踴卷雄神於綺文蓄奔容
於帷燭蘊籥雲之銳景戢追電之逸足方疊鎔於丹縞亦聯規於
朱駮觀其雙璧應範三封中圖玄骨滿燕室虛陽理竟潛策紆汗
飛赭洙流未至於肆夏已升采齊旣薦始徘徊而龍俛終沃若而
鸞盼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寫秦垌之彌塵狀吳門之曳
練窮虞庭之蹈蹠究遺野之環袷若夫踳實之態未卷凌遠之氣
方攄歷岱野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坂夕歸風
於北都尋瓊宮於倏瞬望銀臺於須臾若乃日宣重光德星昭衍
國稱梁岱佇蹕史言壇場望踐鄙上之瑞彰江間之禎闡榮鏡之
連旣臻會昌之曆已辨感五繇之程符鑿羣后之薦典聖主將有
事於東嶽禮也於是順斗極乘次躔戒懸日於昭旦命月題於上
年駢駢翼翼泛修風而浮慶烟肅肅雍雍引八神而詔九仙下齊

郊而掩配林集羸里而降祊田蒲軒次熾瑄璧承鸞金檢茲發玉
牒斯刊盛節之義浴升中之禮殫億兆悅精祇歡聆萬歲於曾岫
燭神光於紫壇是以擊輶之蹈撫埃之舞相與而歌曰聳朝蓋兮
泛晨霞靈之來兮雲漢華山有壽兮松有茂柞神極兮既皇家然
後悟聖朝之績號慶榮之烈比盛乎天地爭明乎日月茂實冠於
胥庭鴻名邁於助發業底於告成道臻乎報謁巍巍乎蕩蕩乎民
無得而稱焉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爲侍中領前
軍將軍于時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榮信或虛執不奉
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效邳君章邪對曰臣聞
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遊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
宵歸容恐不送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改
領遊擊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

加冠軍將軍改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將軍如故六年又爲吏
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顏師伯傳時此
中郎將新安王子鸞有盛寵欲令招引才望乃使子鸞板莊爲長
史府尋進號撫軍仍除長史臨淮太守未拜又除吳郡太守莊多
疾不樂去京師復除前廢帝卽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初世
祖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誅云贊執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好堯母
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責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誅頗
知有東宮不將誅之或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徃之苦不
足爲深困莊少長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
未晚也帝然其言繫於左尚方太宗定亂得出及卽位以莊爲散
騎常侍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尋陽王師頃之轉中書令常侍
王師如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本官並如故泰始

二年卒時年四十六追贈右光祿大夫常侍如故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世長子颺晉平太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王景文琅邪臨沂人也名與明帝諱同祖穆臨海太守伯父智少簡賢有高名高祖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智在焉它日穆之白高祖曰伐國重事也公云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爲太尉咨議參軍從征長安留爲桂陽公義真安西將軍司馬天水太守還爲宋國五兵尚書晉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父僧朗亦以謹實見知元嘉中爲侍中勤於朝直未嘗違惰太祖嘉之以爲湘州刺史世祖大明末爲尚書左僕射太宗初以後父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又進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加侍

中特進尋薨追贈開府謚曰元公景文出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美風姿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太祖甚相欽重故爲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與太宗同高祖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起家太子太傅主簿轉太子舍人襲爵建陵子出爲江夏王義恭始興王濬征北後軍二府主簿武陵王文學世祖撫軍記室參軍南廣平太守轉咨議參軍仍度安北鎮軍府出爲宣城太守元凶弒立以爲黃門侍郎未及就世祖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邑不獲致身及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除南平王鑠司空長史不拜出爲東陽太守入爲御史中丞秘書監領越騎校尉不拜選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顥俱南北之望並以補之尋復爲左長史坐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大

明二年復爲秘書監太子右御率侍中五年出爲安陸王子綏冠
軍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又徵爲侍中領射聲校尉
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右衛如故坐與奉朝請毛法因
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兵領職尋復爲侍中領中庶子未拜前廢
帝嗣位徙秘書監侍中如故以父老自解出爲江夏王義恭太宰
長史輔國將軍南平太守永光初爲吏部尚書景和元年遷右僕
射太宗卽位加領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仗士三十人入六
門諸將咸云平矜小賊易於拾遺景文曰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
可輕乎諸軍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爲不可勝乃制勝之術耳
尋遷丹陽尹僕射如故遭父憂起爲冠軍將軍尚書左僕射丹陽
尹固辭僕射改授散騎常侍中書令中軍將軍尹如故又辭不拜
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晉

熙三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讓常侍服闋乃受太宗剪除
暴主又平四方欲引朝望以佐大業乃下詔曰夫良圖宣國賞崇
彝命殊績顯朝策勤王府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景文風度淹粹理
懷清暢體兼望實誠備夷岨寶曆方啟密贊義機妖徒干紀預毗
廟略宜登茅社永傳厥祚朕澄氛寧樞實資多士疏爵疇庸寔膺
徽列尚書右僕射領衛尉興宗識懷詳正思局通敏吏部尚書領
太子左衛率淵器情閑茂風業韶遠並謀參軍政績亮時艱拓宇
開邑寔允勲典景文可封江安縣侯食邑八百戶興宗可始昌縣
伯淵可南城縣伯食邑五百戶景文固讓不許乃受五百戶進號
鎮南將軍尋給鼓吹一部後以江州當徙鎮南昌領豫章太守餘
如故州不果遷頃之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
詹事常侍如故不願還朝求爲湘州刺史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

州不能潔已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龍書曰吾雖寡於行已庶不負
心既愧殊效普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爲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
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
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思罔昧之由吾踰忝
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測區區所懷不願望風容貸吾
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以密白想爲申啟景文屢辭內授上
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
正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
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
邪司徒以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
又不得不用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旣去巴陵理應居
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三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

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更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
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徙領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
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
除尚書右僕射褚淵宣旨以古來比例六事詰難之不得已乃受
拜時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稍爲身後之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
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
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
王字弓長張字也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曰臣凡猥下劣方
圖無算特逢聖私頻叨不次乘非其任理宜覆折雖加恭謹無補
橫至風夜燹戰無地容處六月中得臣外甥女殷恒妻蔡疏欲令
其兒啓聞乞祿求臣署入云凡外人通啟先經臣署于時驚怖卽
欲封疏上呈更思此家落漢庶非通謗且廣聽察幸無復所聞比

日忽得兗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遜板云是臣屬既不識此人卽問
郝顛方知虛託此十七日晚得征南參軍事謝儼口信云臣使人
略奪其婢臣遣李武之問儼元由答云使人謬誤誤之與實雖所
不知聞此之日唯有憂駭臣之所知便有此三變臣所不覺尤不
可思若守爵散輩寧當招此誠由闇拙非復可防自竊州任倏已
七月無德而祿其殃將至且傳職清峻亢禮儲極以臣凡走豈可
斃安荷恩懼罪不敢執固焦魂褫氣憂迫失常況臣髮醜人羣病
絕力効穢朝黜列顧無與等獨息易駭慙懼難持伏願薄回矜愍
全臣身計大夫之俸足以自周久懷欣羨未敢干請仰希慈宥照
臣款誠上詔答曰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牒
署竟請敕施行此非密事外問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由來常
患殷恒妻匹婦耳閨閣之內傳聞事復作一兩倍落漠兼謂卿是

親故希卿署不必云選事獨關卿也恒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
可駭異且舉元薦凱咸由疇諮可謂唐堯不明下干其政邪悠悠
好詐貴人及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
託貴人及在事者永無由知非徒止於京師乃至州郡縣中或有
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人右丞輩及親近驅使人慮有作
其名載禁物求停檢校彊賣猥物與官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
郡資禮希蠲呼召及虜發船車並啟班下在所有卽駐錄但卿貴
人不容有此啓由來有是何故獨驚之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
明之世巢徐二載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
尚書中令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徃徃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
不疑今旣省錄令便居昔之錄任置省事及榦童並依錄格粲作
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

要任當有致憂兢理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槩也想卿虚心受榮而不爲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灾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瘁於踐蹋高涯之修榦與深谷之淺條存止之要巨細一揆耳晉畢萬七戰皆獲死於闕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爲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泰則觸人改容不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絳數死於溝瀆死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以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應卑慎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

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旣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正是依稀於理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顛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其憂不可與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縣諸都令史在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值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時上旣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文景自然成宰相門族彊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爲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乃遣使送藥賜景文死手詔曰

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死時年六十追贈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常侍中書監刺史如故謚曰懿侯長子絢字長素
年七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
絢卽答曰草翁風必偃少以敏惠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秘書
丞年二十四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子媯襲封齊受禪國除景文
兄子蘊字彥深父楷太中大夫人才凡劣故蘊不爲羣從所禮常
懷恥慨家貧爲廣德令會太宗初卽位四方叛逆蘊遂感激爲將
假寧朔將軍建安王休仁司徒參軍令如故景文甚不悅語之曰
阿益汝必破我門戶阿益者蘊小字也事寧封吉陽縣男食邑三
百戶爲中書黃門郎晉陵義興太守所莅並貪縱在義興應見收
治以太后故止免官廢帝元徽初復爲黃門郎東陽太守未之郡
值桂陽王休範逼京邑蘊領兵於朱雀門戰敗被劊事平除侍中

出爲寧朔將軍湘州刺史蘊輕躁薄於行業時沈攸之爲荊州刺
史密有異志蘊與之結厚及齊王輔朝政蘊攸之便連謀爲亂會
遭母憂還都停巴陵十餘日更與攸之成謀時齊王世子爲郢州
行事蘊至郢州謂世子必下慰之欲因此爲變據夏口與荊州連
橫世子覺其意稱疾不往又嚴兵自衛蘊計不得行乃下及攸之
爲逆蘊密與司徒袁粲等結謀事在粲傳事敗走鬪場追禽斬於
秣陵市景文弟子孚大明末爲海鹽令泰始初天下反叛唯孚獨
不同逆官至司徒記室參軍

史臣曰王景文弱年立譽聲芳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泰始
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羣公方駿並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
規之讓中書令義在此乎

宋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終

晉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終

宋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晉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殷孝祖

劉劭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美晉光祿勳父祖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太祖元嘉末為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世祖以其有武用除奮武將軍濟北太守入為積射將軍大明初索虜寇青州上遣孝祖北援受刺史顏師伯節度累與虜戰頻大破之事在師伯傳還授太子旅賁中郎將加龍驤將軍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孝祖隸沈慶之攻誕又有戰功遷西陽王子尚撫軍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出為盱眙太守將軍如故還為虎賁中郎將仍除寧朔將軍陽平東平二郡太守又遷濟南南郡將軍如故前廢帝

景和元年以本號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太宗初卽位四方反
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潁川葛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
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逕僧韶間行得至說
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聖德天挺
神武在躬曾不浹辰夷凶翦暴更造天地未足爲言國亂朝危宜
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泰平之隆非旦則夕而羣小相煽構
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
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
成名若便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
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
以前驅之任孝祖卽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
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戒垂至延

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儉楚壯士人情於
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假節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拒對南賊御
仗先有諸葛亮箭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
祖孝祖負其誠節凌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並欲
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進使持節都督兗州青冀幽四州
諸軍事撫軍將軍刺史如故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統
王玄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常
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
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爲矢所
中死時年五十二追贈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持節都督如故封秭
歸縣侯食邑千戶四年追改封建安縣謚曰忠侯孝祖子悉爲薛
安都所殺以從兄子慧達繼封齊受禪國除

劉勔字伯猷彭城人也祖懷義始興太守父穎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征林邑遇疾卒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爲廣州增城令廣州刺史劉道錫引爲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道錫遣勔奉使詣京都太祖引見之酬對稱旨除寧遠將軍綏遠太守元嘉末蕭簡據廣州爲亂勔起義討之燒其南門廣州刺史宗慤又命爲府軍主簿以功封大亭侯除員外散騎侍郎孝建初荆江反叛宗慤以勔行寧朔將軍湘東內史領軍出安陸會事平以本號爲晉康太守又徙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勔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入直閣先是遣費沈伐陳檀不克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勔旣至率軍進討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還除新安王

子鸞撫軍中兵參軍遭母憂不拜前廢帝卽位起爲振威將軍屯騎校尉入直閣太宗卽位加寧朔將軍校尉如故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勔爲逆四方響應勔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徵勔還都假輔國將軍率衆討琰甲仗三十人入六門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餘如故破琰將劉順於宛唐杜叔實於橫塘事在琰傳除輔國將軍山陽王休祐驃騎諮議參軍梁郡太守假節不拜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薛道標龐孟蚪並向壽陽勔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勔所自乘馬諸將帥並忿廣之叨冒勔勔以法裁之勔歡笑卽時解馬與廣之復除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拜及琰開門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

百姓生爲立碑改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
又不拜還京都拜太子左衛率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琰初求救
索虜虜大衆屯據汝南太始三年以勔爲征虜將軍督西討前鋒
諸軍事假節置佐本官如故先是常竒珍據汝南與琰爲逆琰降
因據戍降虜事在琰傳至是引虜西河公長社公攻圍輔國將軍
汝陰太守張景遠景遠與軍主楊文萇拒擊大破之景遠尋病卒
太宗嘉其効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追封含洹縣男食邑三百
戶以文萇代爲汝陰太守除勔右衛將軍仍以爲使持節都督豫
司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四年除侍中領射聲
校尉又不受進號右將軍其年虜遣汝陽司馬趙懷仁步騎五百
寇武津縣勔遣龍驤將軍曲元德輕兵進討虜衆驚散虜子都公
闕于拔又率三百人防運車闕千兩於汝陽臺東水上結營元

德單騎直入斬拔首因進攻汝陽臺卽陷外壘獲車一千三百乘
斬首一百五十級勔又使司徒參軍孫臺權督弋陽以西會虜寇
義陽臺瓘大破之虜上其北豫州租有車二千兩勔招荒人邀擊
於許昌虜衆奔散焚燒米穀淮西人賈元友上書太宗勸北攻懸
瓠可收陳郡南頓汝南新蔡四郡之地以其所陳示勔使具條
答勔對曰元友稱虜主幼弱姦僞競起內外規亂天亡有期臣以
爲獯醜侵縱乘藉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亡去冬衆軍失耕今春
連城圍逼國家復境之略實有不遑滅虜未及元友又云有七千
餘家穀米豐積可供二萬人數年資儲臣又以爲二萬人歲食米
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旣理不容有恐事難稱
言元友又云虜於懸瓠開驛保虜已先據若不足恃此不須闕俱
是攻城便應先圖懸瓠何更越先取鄆以受腹背之災且七千餘

家豐積而虜猶當遠運爲糧是威不制民非異計元友又云虜欲水陸運糧以救軍命可襲之機在於今日臣又以爲開立驛道據守堅城觀其形候不似蹙弱可乘之機恐爲難驗元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虜二十七年之毒皆欲雪讎報恥伏待朝威臣又以爲桓式寶等受國重恩今猶驅路車營翻還就賊蓋是戀本之情深非報怨之宜何可輕試元友又云請救荆雍兩州遣三千精兵從義陽依西山北下直據郢臣臣又以爲郢城是賊驛路要戍且經蠻接嶮數百里中裹糧潛進方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名將未有能以此濟者假其尅捷不知足南抗懸瓠北捍長社與不且賊擁據數城水陸通便而今使官以二千斷其資運於事爲難元友又云虜圍逼汝陰遊魂二歲爲張景遠所挫不敢渡淮臣又以爲景遠兵力寡弱不能自固遠遣救援方得少尅今定是爲賊所爲不

景遠前所摧傷裁至數百虜步騎四萬猶不敢前而今必勸國家以輕兵遠討指掌可克言理相背莫復過此元友又云龍山雉水魯奴王景直等並受朝爵馬步萬餘進討之宜唯須救命臣以爲魯奴與虜交關彌歷年世去歲送誠朝廷誓欲立功自蒙榮爵便卽逃遁殊類姦猾豈易闡欺兼王景直是一亡命部曲不過數十人旣不可言又未足恃萬餘之言似不近實元友又云四郡恨忿此非類車營連結廢田二載生業已盡賊無所資糧儲已罄斷其運道最是要略臣又以斷運須兵兵應資食而當此過縣瓠二百里中使兵食兼足何處求辦臣竊尋元嘉以來儉荒遠人多千國議負儋歸闕皆勸討虜魯爽誕說實挫國威徒失兵力虛費金寶凡此之徒無規近說從來信納皆詒後悔界上之人唯視疆弱王師至境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爲

河畔所弊太宗納之元友議遂寢勳與常珍奇書勸令反虜珍奇乃與子超越羽林監式寶於譙殺虜子都公費拔等凡三千餘人勳馳驛以聞太宗大喜以珍奇爲使持節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汝南新蔡縣侯食邑千戶超越輔國將軍北豫州刺史潁川汝陽關三郡太守安陽縣男式寶輔國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真陽縣男食邑三百戶珍奇爲虜所攻引軍南出虜追擊破之珍奇走依山得至壽陽超越式寶爲人所殺五年汝陰太守楊文萇又頻破虜於荆亭及成西詔進勳號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不拜其年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勳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求東陽郡上以勳啟徧示朝臣自尚書僕射袁粲以下莫不稱贊咸謂宜許上曰巴陵建平二王並有獨往之志若世道寧晏皆當申其所請勳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棲息聚石蓄水彷彿丘中朝士愛素者多徃遊之六年改常侍爲侍中其年南兗州刺史齊王出鎮淮陰以勳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青冀關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侍中中領軍如故出鎮廣陵固辭侍中軍號許之以爲假平北將軍七年解都督假號并節太宗臨崩顧命以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廢帝卽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勳解職勳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責必及天道密微避豈得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京邑加勳使持節領軍置佐史鎮扞石頭旣而賊衆屯朱雀旂南右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勳勳至命閉旂道隆不聽催勳渡旂進戰率所領於旂南戰敗臨陳死之時年五十七事平詔曰夫義寔天經忠惟人則象素流采金石宣輝目非識洞情靈理感生極豈有捐驅衛主舍命匡朝者哉故持節鎮

佛丘中朝士愛素者多徃遊之六年改常侍爲侍中其年南兗州刺史齊王出鎮淮陰以勳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青冀關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侍中中領軍如故出鎮廣陵固辭侍中軍號許之以爲假平北將軍七年解都督假號并節太宗臨崩顧命以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廢帝卽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勳解職勳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責必及天道密微避豈得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京邑加勳使持節領軍置佐史鎮扞石頭旣而賊衆屯朱雀旂南右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勳勳至命閉旂道隆不聽催勳渡旂進戰率所領於旂南戰敗臨陳死之時年五十七事平詔曰夫義寔天經忠惟人則象素流采金石宣輝目非識洞情靈理感生極豈有捐驅衛主舍命匡朝者哉故持節鎮

軍將軍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鄱陽縣開國侯勛思懷亮粹體業
淹明弘勲樹績譽洽華野綢繆顧託契闊屯夷方倚謀猷翌康帝
道逆蕃扇禍逼擾京甸援桴誓旅奉律行師身與事滅名隨操遠
朕用傷悼震慟于厥心昔王允秉誠卞壺峻節均風往德歸茂先
軌泉途就永寬逃無追思崇徽策式光悼史可贈散騎常侍司空
本官侯如故謚曰忠昭公子俊嗣順帝昇明末爲廣州刺史齊受
禪國除勛弟敷大始中爲寧朔將軍交州刺史於道遇病卒先有
都鄉侯爵謚曰質侯

史臣曰吳漢平蜀城內流血霑踝而後無聞於漢陸抗定西陵
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爲戮上國劉勛克壽春士民無遺芻委粒
之歎莫不扶老攜幼歌唱而出重圍美矣

宋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劉勛

宋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蕭惠開

殷琰

蕭惠開南蘭陵人征西將軍思話子也初名慧開後改慧爲惠少
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爲秘書郎著作並名
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
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當應將迎時俗緝外內之歡如
汝自業將無小傷多異以取天下之疾患邪惠開曰人間宜相緝
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見作凡人畫龍未成故遂至於多忤
耳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轉尚書水部
郎始興王濬征北府主簿南徐州治中從事史徙汝陰王友又爲

蕭惠開

南徐州別駕中書侍郎江夏王義恭大將軍大司馬從事中郎孝
建元年自太子中庶子轉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積射將軍徐
冲之事偃任遇甚隆惠開不爲之屈偃怒使門下推彈之惠開乃
上表解職曰陛下未照臣愚故引參近侍臣以職事非長故委能
何偃凡諸當不敢參議竊見積射將軍徐冲之爲偃命所黜臣
愚懷謂有可申故聊設微異偃恃恩使貴欲使人靡二情便訶脅
主者手定文案割落臣議專載已辭雖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理
違顏咫尺致茲壅濫則臣之受効蓋何足悲但不順侍中臣有其
咎當而行之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未有彈科省心揆天了知在
宥臣不能謝愆右職改意重臣刺骨鑠金將在朝夕乞解所忝保
拙私庭時偃寵方隆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惠開官思
話素恭謹操行與惠開不同常以其峻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

解表自歎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重除
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南岸南岡
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
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益鮮而兄弟甚多若使
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衆旣立自
宜悉供僧衆由此國秩不復下均服除除司徒左長史大明二年
出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襄陽太守行雍州州府
事善於爲政威行禁止襲封封陽縣侯還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
史行吳郡事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世祖子發遣之
資應須二十萬乃以爲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
暴之聲入爲尚書吏部郎不拜徙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
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服領已自殊有所震及在

任百僚畏憚之八年入爲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母憂去職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改督益寧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惠開素有大意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述事對賓僚及士人說收牂牁越雋以爲內地綏討蠻濮闢地徵租聞其言者以爲大功可立太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又進平西將軍改督爲都督晉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奉武文之靈兼荷世祖之眷今便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爲巴東人任叔兒起義所邀欣壽敗沒陝口道不復通更遣州治中程法度領三千人步出梁州又爲氏賊楊僧嗣所斷先是惠開爲治多任刑

誅蜀土咸懷猜怨及聞欣壽没法度又不得前晉原一部遂反於是諸郡悉應之亞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皆悉遣出子勛尋平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惠開每遣軍出戰未嘗不捷前後所摧破殺傷不可勝計外衆逾合勝兵者十餘萬人時天下已平太宗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惠開弟惠基步道使蜀具宣朝旨惠基旣至涪而蜀人志在屠城不欲使王命遠達遇留惠基不聽進惠基率部曲破其渠帥馬興懷等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時太宗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獎說蜀人於是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渠帥趙燕旬文章等與寶首屯軍於上去成都六十里衆號二十萬人惠開欲遣擊之將佐咸曰攻破蜀賊誠不爲難但慰勞使至未獲奉受而遣兵相距何以自明本心惠開曰今水陸四

斷表啟路絕寶首或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我之欲戰本在通使使若得通則誠心達矣乃作啟事具陳事情使腹心二人帶啟戒之曰須賊破路開便躍馬馳去遣永寧太守蕭惠訓別駕費欣業萬兵並進與戰大破之生禽寶首囚於成都縣獄所遣使至上使執送寶首除惠開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南郡太守不拜泰始四年還至京師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到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為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以為隨其同上不能攜接得還意恥之廐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皆如是先劉瑀為益州張說代之瑀去任凡所攜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為張說作西門客邪惠開自蜀還資財二千餘萬悉散施道路一無所留五年又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而惠開

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已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借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自下莫敢違犯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不知為誰遣人歷舫訊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復為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太守如故六年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寺內所住齋前有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肯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發病歐血吐如肝肺者甚多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長史寧朔將軍南郡太守未拜七年卒時年四十九子叡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著嫌隙云

殷琰陳郡長平人也父道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為太祖

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初爲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始興王濬後軍主簿出爲鄱陽晉熙太守豫州治中從事史廬陵內史臧質反棄郡奔北皖琰性有計數欲進退保全故不還都邑事平坐繫尚方頊之被宥除海陵王國郎中令不拜臨海王子頊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以琰爲錄事參軍行郡事復爲豫州別駕太宰戶曹屬丹陽丞尚書左丞少府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行南豫州隨府轉右軍司馬又徙巴陵王休若左軍司馬前廢帝永光元年除黃門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仍行府州事太宗泰始元年以休祐爲荊州欲以吏部郎張岱爲豫州刺史會晉安王子勛反卽以琰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建武將軍豫州刺史以西汝陰太守龐道隆爲琰長史殿中將軍劉順爲司馬順勸琰同子勛琰家累在京邑意欲奉

順而士人前右軍參軍杜叔寶前陳南頓二郡太守皇甫道烈道烈從弟前馬頭太守景度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龐天生前睢陽令夏侯季子等竝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門義不過數人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等太宗遣宍從僕射柳倫領軍助驃騎大將軍山陽王休祐又遣中兵參軍鄭瑗說琰令還二人至卽與叔寶合叔寶者杜坦之子旣土豪鄉望內外諸軍事並專之弋陽太守卜天生據郡同逆斷梁州獻馬得百餘匹邊城令宿僧護起義斬天生傳首京邑太宗嘉之以爲龍驤將軍封建興縣侯食邑三百戶時綏戎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義於懸瓠收兵得千餘人袁顓遺信誘矜司馬汝南人常珍奇以金鈴爲信珍奇卽日斬矜送首詣顓顓以珍奇爲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太宗追贈矜本官以義陽內史龐孟蚪爲司州刺史領隨郡太守孟蚪不受命起兵同

子勛子助召孟蚪出尋陽而以孟蚪子定光行義陽郡事太宗知
琰逼迫士人事不獲已猶欲羈縻之以琰兄前中書郎瑗為司徒
右長史子邈為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子助遣使以琰為輔國將
軍梁郡太守後又加豫州假節督南豫數郡杜叔寶求琰上佐龐
道隆慮其為禍乃請奉表使尋陽琰即以叔寶為長史梁郡太守
休祐步入朝家內猶分停壽陽琰資給供贍事盡豐厚二年正月
太宗遣輔國將軍劉劬率寧朔將軍呂安國西討休祐出鎮歷陽
為諸軍總統時徐州刺史薛安都亦據彭城反募能生禽琰安都
封千戶縣侯賜布絹各二千匹二月劬進軍小峴初合肥戍主南
汝陰太守薛元寶委郡奔子勛前太守朱輔之據城歸順琰遣攻
輔之輔之敗走琰以前右軍參軍裴季為南汝陰太守季又歸順
太宗即而授之琰所用象縣令許道蓮亦率二百人歸降太宗以

為馬頭太守三月上又遣寧朔將軍劉懷珍段僧愛龍驤將軍姜
產之馬步三軍助劬討琰義軍主黃回募江西楚人千餘斬子勛
所置馬頭太守王廣元以回為龍驤將軍淮西人前奉朝請鄭墨
率子弟部曲及淮右郡起義於陳郡城有眾一萬太宗以為司州
刺史後虜寇淮西戰敗見殺追贈冠軍將軍是月劉順柳倫皇甫
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去壽陽三百里劬率眾軍
並進去順數里立營在道遇雨且始至壘壘未立順欲擊之時琰
所遣諸軍並受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士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
微不宜統督唯二軍不受命至是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
既而劬營壘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四月劬錄事參軍王起前
部賊曹參軍甄澹等五人委劬奔順順因此出車攻劬順幢主樊
僧整與臺馬軍主驃騎中兵參軍段僧愛交稍鬪僧整刺僧愛殺

之追贈屯騎校尉愛勇冠三軍軍中並懼太宗又遣太尉司馬
垣闓率軍來會步兵校尉龐沈之助裴季戎合肥初淮南人周
符說休祐求起義兵休祐不許固請乃遣之杖策單行至安豐收
得八百餘人於淮西爲遊兵珍奇所置弋陽太守郭確遣將軍郭
慈孫擊伯符於金丘琰又遣中兵參軍趙叔寶助之慈孫等爲伯
符所敗並投水死太宗以伯符爲驃騎參軍叔寶本謂臺軍停住
歷陽不辦進順等至無不瓦解齊一月日糧旣與勔相持軍食
盡報叔寶送食叔寶乃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精兵
防送之勔聞之軍副呂安國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
相持旣久彊弱勢殊苟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在彼糧將竭我
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
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勔以爲然乃以

疲弱守營簡選千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黃回等間路出順後於
橫塘抄之安國始行計叔寶尋至政齊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
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
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陣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
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回等相會仲懷部曲並欲退就叔
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賊至不擊復欲何待且統軍在後政三二
里間比吾交手何憂不至即便前戰回所領並淮南楚子天下精
兵衆力旣倍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懷仲懷所領五百人死盡叔
寶至而仲懷及士卒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
走不假復擊退軍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奔走
安國卽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劉順聞米車見燒叔
寶又走三月一日夜衆潰奔還壽陽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勔於是

方軌而進叔寶歛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外黃
回立航渡肥水叔寶遣馬步三千欲破航并柵斷小峴埭回擊大
破之焚其船柵休祐與琰書曰君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
且各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劫於凶豎不能
守節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孤援絕禍敗交至顧昔情款猶有
惻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殺遐邇所聞顧琛王
曇生等皆軍敗逃走披草乞活尚蒙恩恕晏處私門今神鋒所臨
前無橫陳況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固乎若開門歸順自可
不失富貴將佐小大並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壘膾身膏斧
鑊妻息并盡老兄垂白東市受刑邪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皎
日上又遣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又與琰書曰昔景和凶悖行絕
人倫昏虐險穢諫諍杜塞遂殘毀陵廟芟刈百僚縱毒窮凶靡有

紀極于時人神回違莫能自保中內士庶咸願一匡予職在直衛
目所備覩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克定橫流塗炭一朝太平扶危拯
急實冠終古而四方持疑成此乖逆資斧所臨每從偃簡足下以
衣冠華胄信繫風昭附矣從違猶見容養賢兄長史階升清列賢
子參軍亦塞國網間者進軍元唐計由劉順退衆閉城當時未了
過蒙朝恩謬充將帥蚤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威遠申三方蹙弱
勝敗之勢皎然可覽王御史昨至主上敕驃騎教賢兄賢子書今
悉遣送百代以來未有弘恩曲宥乃至於此且朝廷方宣示大義
惟新王道何容標虛辭於士女失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識淵見
想必不俟終日如其孤背亭毒弗忌屠陷者便當窮兵肆武究法
極刑將恐貴門無復祭祀之主墳壟乏掃灑之望進謝忠臣退慙
孝子名實兩喪沒有餘責扶力略白幸加研覽琰本無反心事由

方屈叔寶等有降意前後屢遣送誠牋而衆心持疑莫能相一故歸順之計每多愆塞嬰城愈固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義攻郭確於弋陽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山事六月勔築長圍始合田益之率蠻衆萬餘人攻龐定光於義陽定光遣從兄文生拒之爲益之所破見殺遂圍其城定光求救於子勛子勛以定光父孟蚪爲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救義陽并解壽陽之圍常珍奇又自懸瓠遣三千人援定光屯軍柳水益之不戰望風奔散孟蚪乘勝進軍向壽陽初常珍奇遣周當垣式寶率數百人送仗與琰式寶驍勇絕衆因留守北門乃率所領開門掩襲勔入其營勔逃避得免式寶得勔衣帽而去勔於是乃豎長圍治攻道於東南角并填塹東南角有高樓隊主趙法進計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頽落旣傷將士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毀之從其言勔用草茅苞土

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趙法進復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燃二日間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勔乃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礮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初廬江太守王子仲棄郡奔尋陽廬江人起義休祐遣員外散騎侍郎陸悠之助之劉胡遣其輔國將軍薛道標渡江煽動羣蠻規自廬江掩襲歷陽悠之衆弱退保譙城司徒建安王休仁遣參軍沈靈寵馳據廬江道標後一日方至悠之自譙城來會因與道標相持七月龐孟蚪至弋陽勔遣呂安國垣閔龍驤將軍陳顯達驃騎參軍孟次陽拒之孟蚪軍副呂興壽與安國有舊率所領降安國進軍破孟蚪於蓼潭義軍主陳肫又破之於汝水孟蚪走向義陽義陽已爲王玄謨子曇善起義所據乃

逃於蠻中淮西人鄭叔舉起義擊常珍奇以爲北豫州刺史八月
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聞孟蚪敗並開門出降勔因此又與
琰書曰柳倫來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迹纏穢亂心秉忠誠惘默
窮愁不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
宗臣退無顧命寄託朝廷旣不偏相嫌貴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
天祚已舉城歸順龐孟蚪又繼迹奔亡劉胡困於錢溪袁顛欲戰
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
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憑袁顛弱卒北恃足下孤
城以茲定業恐萬無一理方今國網踈略示舉宏維比日相白想
亦已具矣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
也了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兵傾
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爲其事況復足下少祖

名教疾沒世無稱者邪所以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爲茂
草兼傷貴門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
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
下髮膚不全兒姪彫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寧復多
白薛道標猶在廬江劉胡又分兵揚聲向壽陽及合肥勔遣許道
蓮馳赴合肥助裴季文又遣黃回孟次陽及屯騎校尉段佛榮武
衛將軍王廣之縱之道標率其黨薛元寶等攻合肥勔所遣諸軍
未至爲道標所陷季文及武衛將軍棄慶祖力戰死之勔馳遣垣
閔總統諸軍攻合肥是月劉胡敗走尋陽平定太宗遣叔寶從父
弟季文至琰城下與叔寶語說四方已定勸令時降叔寶曰我乃
信汝恐爲人所誑耳叔寶閉絕子勔敗問有傳者卽殺之時琰子
邈東在京邑繫建康太宗送邈與琰令說南賊已平之間自建康

出便防送就道議者以爲宜聽邈與伯父瑗私相見不爾無以解城內之惑不從邈至叔寶等果疑守備方固十月薛道標突圍與十餘騎走奔淮西投常珍奇薛元寶歸降先是晉熙太守閻湛之據郡同逆至是沈靈寵自廬江攻之湛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破劉文書置車中攻城僞敗棄車而走湛之得書大駭其夜奔逃十一月常珍奇乞降慮不見納又求救於索虜太宗卽以珍奇爲司州刺史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虜亦遣僞帥張窮奇騎萬匹救之十二月虜至汝南珍奇開門納虜淮西七縣民並連營南奔劉順之亦棄虜歸順南賊降者太宗並送琰城下令與城內交言由是人情沮喪琰將降先送休祐內人出城然後開門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勅並撫宥無所誅戮自將帥以下財物資貨皆以還之纖毫無所失虜騎救琰至

師水聞城陷乃破義陽殺掠數千人而去垣式寶尋復反叛投常珍奇以平琰功劉懷珍封艾縣侯食邑四百戶垣閎樂鄉縣侯孟次陽攸縣子王廣之蒲圻縣子陳顯達彭澤縣子呂安國鍾武縣子食邑各三百戶黃回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戶送琰及僞節還京都久之爲王景文鎮南諮議參軍兼少府泰豫元年除少府加給事中後廢帝元徽元年卒時年五十九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欲諳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爲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淵並與之友善云

史臣曰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也昔啟方說主迹表遺親鄧攸淳行愛兼猶子雖稟分參差情紀難一而均薄等厚未之或偏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險於山

川有於此也

八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終

西川中鳳
氏雷回南甫

朱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西川中鳳
氏雷回南甫

薛安都

沈文秀

崔道固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為強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廣為宗豪高祖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索虜使助秦州刺史北賀汨擊反胡曰龍子滅之由是為偽雍秦二州都統州各有刺史都總統其事元嘉二十一年索虜主拓跋燾擊芮芮大敗安都與宗人薛永宗起義永宗營汾曲安都襲得弘農會北地人蓋吳起兵遂連衡相應燾自率眾擊永宗滅其族進擊蓋吳安都料眾寡不敵率壯士辛靈度等棄弘農歸國太祖

延見之求北還構扇河陝招聚義衆上許之給錦百疋雜繒三百疋復襲弘農虜已增戍城不可克蓋吳又死乃退還上洛世祖鎮襄陽板爲揚武將軍北弘農太守漸強盛安都乃歸襄陽從叔沈亦同歸國官至綏遠將軍新野太守二十七年隨王誕版安都爲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居前所向克捷事在元景傳軍還誕版爲後軍行參軍二十九年除始興王濬征北行參軍加建武將軍魯爽向虎牢安都復隨元景北出卽據關城期俱濟河取蒲版會爽退安都復率所領隨元景引還仍伐西陽五水蠻世祖伐逆轉參軍事加寧朔將軍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四月十四日至朱雀航橫矛瞋目叱賊將皇甫安民等曰賊弑君父何心事之世祖踐阼除右軍將軍五月四日率所領騎爲前鋒直入殿庭賊尚有數百人一時奔散以功封南鄉縣男食邑五百戶安都後

征關陝至白口夢仰頭視天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臯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元景遙問薛公何處去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詣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給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旣回馬復追呼之別宜與卿有所論令下馬入車旣入車因責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雖復人士庾淑之亦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勳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輒欲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以相宥因載之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復除左軍將軍二月魯爽反叛遣安都及宓從僕射胡子反龍驤將軍宗越率步騎據

歷陽爽遣將鄭德玄戍大岷德玄使前鋒楊胡與輕兵向歷陽安都遣宗越及歷陽太守程天祚逆擊破之斬胡與其軍副德玄復使其司馬梁巖屯岷東安都幢主周文恭晨往偵候因而襲之悉禽賊未敢進世祖詔安都留三百人守歷陽渡還採石遷輔國將軍竟陵內史四月魯爽使弟瑜率三千人出小岷爽尋以大衆阻大岷又遣安都步騎八千度江與歷陽太守張幼緒等討爽安都軍副建武將軍譚金率數十騎挑戰斬其偏帥幼緒懼怯輒引軍退還安都復還歷陽臧質久不至世祖復遣沈慶之濟江督統諸軍爽軍食少引退慶之使安都率輕騎追之四月丙戌及爽於小岷爽自與腹心壯騎斷後譚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累世梟猛生習戰陳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之

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戶時王玄謨距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爲支軍賊有水步營在蕪湖安都遣將呂興壽率數十騎襲之賊衆驚亂斬首及赴水死者甚衆義宣遣將劉湛及質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譚金三歷賊陳乘其隙縱騎突之諸將係進是朝賊馬軍發蕪湖欲來會戰望安都騎甚盛隱山不敢出賊陣東南猶堅安都橫擊陷之賊遂大潰安都隊主劉元儒於艦中斬湛首轉太子左衛率大明元年虜向無鹽東平太守劉胡出戰失利二月遣安都領馬軍北討東陽太守沈法系水軍向彭城並受徐州刺史申垣節度上戒之曰賊若可及便盡力殄之若度已回可過河耀威而反時虜已去垣求回軍討任榛見許安都當向左城左城去滑臺二百餘里安都以去虜鎮近軍少不宜分行至東坊城遇任

榛三騎討禽其一餘兩騎得走任榛聞知皆得逃散時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並白衣領職垣繫尚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通叛所聚所在皆棘榛深密難爲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爲民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加散騎常侍七年又加征虜將軍爲太子左衛率十年終世祖世不轉前廢帝卽位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永光元年出爲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前將軍兗州刺史景和元年代義陽王昶督徐州豫州之梁郡部安都不受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初安都從子索兒前廢帝景和中爲前軍將軍直閣從誅諸公封武安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宗卽位以爲左將軍直閣如故安都將爲逆遣密信報之又遣數百人至爪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泰始二年正

月索兒光世並在省安都信催令速去二八俱自省逃出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琰三軍道固遣子景徵傅靈越領衆並應安都彌之等南出下邳靈越自太山道向彭城時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城起義索兒率靈越等攻之安都使同黨裴祖隆守下邳城彌之等至下邳改計歸順因進軍攻祖隆僧琰不同率所領歸安都索兒聞彌之有異志舍睢陵馳赴下邳彌之等未戰潰散並爲索兒所執見殺時太宗以申令孫爲徐州代安都令孫進據淮陽密有反志遣人告索兒曰欲相從順而百口在都可進軍見攻若戰敗被執家人可得免禍索兒乃遣靈越向淮陽令孫出城爲相距之形旣而奔散北投索兒索兒使令孫說闡令降闡旣降索兒執闡及令孫並殺之索兒因引軍渡淮軍糧不給掠

奪百姓穀食太宗遣齊王率前將軍張永寧朔將軍垣山寶王寬
員外散騎侍郎張寘震蕭順之龍驤將軍張季和黃文玉等諸軍
北討其年五月軍次平原索兒等率馬步五千列陳距戰擊大破
之索兒又虜掠民穀固守石梁齊王又率鎮北參軍趙曇之呂湛
之擊之索兒軍無資實所資野掠既見攻逼無以自守於是奔散
又追破之於葛家白鵠索兒走向樂平縣界爲申令孫子孝叔所
斬安都子道智大將范雙走向合肥詣南汝陰太守裴季降時武
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劬攻殷琰於壽陽傅靈越奔逃爲廣之
軍人所生禽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生送詣劬劬
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劬又問四方阻逆
無戰不禽主上皆加以曠蕩卽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
草間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

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未備皆參豫人生歸於一死
實無面求活動壯其意送還京師太宗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
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時輔國將軍山陽內史程天祚
據郡同安都攻圍彌時然後歸順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
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奉啟書詣太宗歸款曰臣庸隸荒萌偷
生上國過蒙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恩犬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
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存死報今天命大歸羣迷改屬
輒率領所部東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索兒之死也安都使
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太宗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
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之安都謂旣已歸順不應遣重兵
懼不免罪乃遣信要引索虜三年正月索虜遣博陵公尉遲苟人
城陽公孔伯恭二萬騎救之永等引退安都開門納虜虜卽授安

都徐州刺史河東公四年三月召還桑乾五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初安都起兵長史蘭陵儼密欲圖之見殺安都未向桑乾前軍將軍裴祖隆謀殺苟人舉彭城歸順事洩見誅員外散騎侍郎孫耿之擊索兒戰死及劉彌之張靈慶皆戰敗見殺並爲太宗所哀追贈儼光祿勳祖隆寧朔將軍兗州刺史耿之羽林監彌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靈慶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安都子伯令環龍亡命梁雒二州之間三年率亡命數千人襲廣平執太守劉寔虬攻順陽克之略有義成扶風置立守宰雒州刺史已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新野太守劉攘兵擊破之並禽先是東安東莞二郡太守張讜守圍城在彭城東北始同安都未亦歸順太宗以爲東徐州刺史復爲虜所沒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弟子也父劭之南中郎行

參軍文秀初爲郡主簿功曹史慶之貴後文秀起家爲東海王禕撫軍行參軍又度義陽王昶東中郎府東遷錢塘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武康令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建康令坐爲尋陽王鞭殺私奴免官加杖一百尋復官前廢帝卽位爲建安王休仁安南錄事參軍射聲校尉景和元年遷督青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時帝狂悖無道內外憂危文秀將之鎮部曲出屯白下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將至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此人性情無常猜忌特甚將來之禍事又難測今因此衆方圖之易於反掌千載一時萬不可失慶之不從文秀固請非一言輒流涕終不回文秀旣行慶之果爲帝所殺慶之死後帝遣直閤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方興未至太宗已定亂馳驛駐之方興旣至爲文秀所執尋見釋遣還京師時晉安王子

勛據尋陽反叛六師外討徵兵於文秀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琬三軍赴朝廷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已同子勛遣使報文秀以四方齊舉勸令同逆文秀卽令彌之等回應安都彌之等尋歸順事在安都傳彌之青州強姓門族甚多諸宗從相合率奔北海據城以拒文秀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起義文秀司馬房文慶謀應之爲文秀所殺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陷之乘民從弟伯宗合率鄉兵復克北海因率所領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創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中乎弟可速去無爲兩亡乃見殺追贈龍驤將軍長廣太守太宗遣青州刺史明僧暲東莞東安二郡太守李靈謙率軍伐文秀玄邈乘民僧暲等並

進軍攻城每戰輒爲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泰始二年八月尋陽平定太守遣尚書度支郎崔元孫慰勞諸義軍隨僧暲戰敗見殺追贈寧朔將軍冀州刺史上遣文秀弟文炳詔文秀曰皇帝前問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門恃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耶何故背國負恩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壹卿獨守窮城何所歸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非木石猶或顧懷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逆郎親爲戎首一不加臯文炳所具卿獨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回到軍門別詔有司一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惟戮及弟息亦當夷卿墳隴旣以謝齊土百姓亦以勞將士之心故有今詔三年二月文秀歸命請臯卽安本任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逆爲土人起義所

攻與文秀俱遣信引虜虜遣將慕與白曜率大衆援之文秀已受朝命乃乘虜無備縱兵掩擊殺傷甚多虜乃進軍圍城文秀善於撫御將士咸爲盡力每與虜戰輒摧破之掩擊營砦往無不捷太宗進文秀號輔國將軍其年八月虜蜀郡公拔式等馬步數萬人入西郭直至城下文秀使輔國將軍垣諶擊破之九月又逼城東十月進攻南郭文秀使員外散騎侍郎黃彌之等邀擊斬獲數千四年又進文秀號右將軍封新城縣侯食邑五百戶虜青州刺史王隆顯於安丘縣又爲軍主高崇仁所破死者數百人虜圍青州積久太宗所遣救兵並不敢進乃以文秀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爲轉國將軍統高密北海平昌長廣東萊五郡軍事海道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其城爲虜所斷退不得進因保城自守又爲虜所攻屢戰輒尅太宗加其東青州刺史四年不其城爲虜所陷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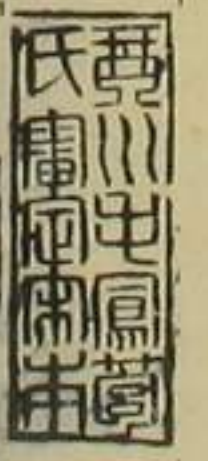
靜見殺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軍士卒爲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鬪甲冑生蟣虱五年正月二十四日遂爲虜所陷城敗之日解釋戎衣緩服靜坐命左右取所持節虜旣入兵刃交至問曰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囚執之牽出聽事前剝取衣服時白曜在城西南角樓裸縛文秀至曜前執之者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曜命還其衣爲設酒食鑲送桑乾其餘爲亂兵所殺死者甚衆太宗先遣尚書功論郎何如真選青州文武亦爲虜所殺文秀在桑乾凡十九年齊之永明四年病死時年六十一

崔道固清河人也世祖世以幹用見知歷太子屯騎校尉左軍將軍大明三年出爲齊北海二郡太守民焦恭破古冢得玉儻道固檢得獻之執繫恭入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諮議參軍永嘉王子

仁左軍司馬景和元年出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鎮歷城泰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又進號征虜將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同逆上卽還道固本號爲徐州代之道固不受命遣子景微軍主傅靈越率衆赴安都旣而爲土人起義所攻屢戰失利閉門自守會四方平定上遣使宣慰道固奉詔歸順先是與沈文秀共引虜虜旣至固守距之因被圍逼虜每進輒爲道固所摧三年以爲都督冀青兗幽并五州諸軍事前將軍冀州刺史加節又進號平北將軍其年爲虜所陷被送桑乾死於虜中

史臣曰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去唯邾莒三臣書以叛人之目蓋重地也安都勤王之略義闕於藩屏以地外奔罪同於三叛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此之爲乎

宋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宋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袁粲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揚州秀才蚤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愨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愨孫饑寒不足毋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愨孫少好學有清才有欲與從兄顓婚者伯父洵卽顓父曰顓不堪政可與愨孫婚耳時愨孫在坐流涕起出蚤以操立志行見知初爲揚州從事世祖安北鎮軍北中郎行參軍侍中郎主簿世祖伐逆轉記室參軍及卽位除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世祖率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愨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

宋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謙之糾奏並免官二年起爲廷尉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出爲
輔國將軍西陽王子尚北中郎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事仍爲永
嘉王子仁冠軍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大明元年復爲侍中領射聲
校尉封興平縣子食邑五戶事在顏師伯傳三年坐納山陰民丁
丁彖文貨舉爲會稽郡孝廉免官尋爲西陽王子尚撫軍長史又
爲中庶子領左軍將軍四年出補豫章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五年
復還爲侍中領長水校尉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
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宮愍孫勸顏師伯酒師伯
不飲愍孫因相裁辱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凌之因
此發怒出爲海陵太守前廢帝卽位除御史中丞不拜復爲吏部
尚書永光元年徙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景和元年復入爲侍中領
驍騎將軍太宗泰始元年轉司徒左長史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

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傳以續稽康高士傳
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
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踈嬾無所營尚然九流
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
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迂俗察罔識所處席門
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
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
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旣並狂反謂國
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
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
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旣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愍孫幼
慕荀奉倩之爲人白世祖求改名爲粲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

爲粲字景倩焉二年遷領軍將軍將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增封三百戶固辭不受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六年上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粲爲執經又知東宮事徙爲右僕射七年領太子詹事僕射如故未拜遷尚書令丹陽尹如故坐前選武衛將軍江柳爲江州刺史柳有罪降爲守尚書令太宗臨崩粲與褚淵劉劭並受顧命加班劍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卽位加兵五百人帝未親朝政下詔曰比元序愆度留熏燿晷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眇未弘政道囹圄尚繁枉滯猶積晨兢夕厲每惻于懷尚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就訊衆獄使寬訟洗遂瘦弊昭蘇頒下州郡咸令無壅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敦逼備至中使相望粲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變常發詔衛軍斷客二年

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史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褚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卽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加侍中進爵爲侯又不受時粲與齊王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于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卽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時齊王居東府故使粲鎮

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多不卽從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卽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乖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幟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丹陽尹劉秉宋代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王皆與粲相結將帥黃回任侯伯孫雲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並與粲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齊王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通直郎袁達以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王入屯朝堂秉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伯興爲直閣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謀克日矯太后令使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齊王於朝堂回率軍來應秉侯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夜

發其日秉惟擾不知所爲曉後便束裝未暗載婦女席卷就粲由此事洩先是齊王遣將薛淵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蘊聞秉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時齊王使蘊募人已得數百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已暗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卽便散走齊王以報敬則率所領收蘊殺之并誅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淵自倉門得入時粲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與秉欲還赴府既下城列燭自照僧靜挺身暗往粲子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斬之父子俱殞左右各分散粲死時年五十八任侯伯等其夜並乘輕舸自新亭赴石頭聞粲敗乃馳還其後並誅秉事在宗室傳齊永明元年詔曰昔魏矜袁紹恩給兵墳晉亮兩王榮單餘裔斯蓋懷舊流仁原心

興宥二代弘義前載美談哀粲劉秉並與先朝同獎宗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沾沾優隆粲秉前年改葬瑩兆未修材官可為經略粗合周禮攸之及其諸子喪柩在西可符荊州以時致送還反舊墓在所營葬事史臣曰闢運期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世及繼體非忠貞無以守其業闢運之君千載一有世及之主無乏於時關二須機變之用短資忠貞之路長也故漢室關二文舉不屈曹氏魏昂將移夏侯義不北面若悉以二子為心則兩代宜不亡矣袁粲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謂義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宋書八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終

魏川屯鳳崗
氏雷而南甫

宋書卷九十

列傳第五十

明四王

明帝十二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修儀生皇子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修容生皇子智井次晉熙王燮與王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修華生隨陽王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并燮贊並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後廢帝元徽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誅皇室寡弱友年五歲出為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封邵陵

魏川屯鳳崗
氏雷而南甫

王食邑二千戶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順帝卽位進號
左將軍改督爲都督昇明二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諸軍事安
南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三年薨無子國除
隨陽王翽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封南陽王食
邑二千戶昇明元年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西中
郎將郢州刺史未拜徙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持節
如故未之鎮進號前將軍二年以南陽荒遠改封隨陽王以本號
停京師齊受禪降封舞陰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元徽四年年六歲封新興王食
邑二千戶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封始建王
食邑二千戶齊受禪降封荔封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史臣曰太宗負螟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根侯服
于周斯爲幸矣

宋書卷九十

列傳第五十終

氏

宋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孝義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詒言至於風漓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翱翔之感棄舍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為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舍命濟主安親雖乖理闇主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會微誘激乃至事隱閭無聞視聽故可以昭被圖篆百不一焉今采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

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卽穎姑跣出救之故得免縱旣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太祖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徵上表曰臣聞運纏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之元興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毛璩據蜀土涪岷士庶休迫受職璩故吏龔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殯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偽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槩遂延以旌命刼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同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

於穎茂以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王府爵猶齒於卿曹斯實邊氓遠土所爲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竭有懷必聞故率愚懇舉其所知追懼紕妄伏增悽臬穎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運力以營葬事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太祖元嘉初卒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爲鄉曲所推重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柏俱見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天水部顯親縣左尉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

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備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備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爲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帽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荅世道以已錢克數送還之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榜表閭門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顛察孝廉不就子原平字長泰又稟至行養親必已力性閑木功備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爲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

味唯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要須日算作畢受直歸家於里中買糶然後舉爨父抱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所畢營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窶空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曾暫替所餘私夫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本性智巧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日助之父喪既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每至節歲蒸嘗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魚肉於母前示有所噉在私室未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高陽

許瑤之居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縣一斤遺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縣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販質家貨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市賣物人問幾錢裁言其半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價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居宅下濕遶宅爲溝以通淤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采筍置籬外鄰曲慙愧無復取者太祖崩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糲一枚如此五日人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荅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

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又以種瓜爲業世祖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唐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已自引船不假旁力若自船已渡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相鬪者爲吏所錄聞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修民敬太守王僧朗察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貺著自國書餽貧之典有聞甲令況高柴窮老萊婦屯菟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深仁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耆方巖山陰朱百年

道終物表妻孔孝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帳
下米各餉百斛原平固讓頻煩誓死不受人或問曰府君嘉君淳
行懿君貧老故加此贍豈宜必辭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行邪則
無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其貧老邪耄齒甚多屢空比室
非吾一人而已終不肯納百年妻亦辭不受會稽貴重望計及望
孝盛族出身不減秘著太宗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
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
相敵會太宗別敕用人故二選並寢泰豫元年興宗徵還京師表
其殊行宜舉拔顯選以勸風俗舉爲太學博士會興宗薨事不行
明年元徽元年卒於家原平少長交物無忤辭於人與其居處者
數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三子一弟並有門行長子伯林舉孝廉
次子靈馥儒林祭酒皆不就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三人妻各
產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存欲棄而不舉世期間之馳往拯救分食
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
十並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餽之二十餘年死並殯葬宗親
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
埋存育孩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
行嚴氏之間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弟媿及群從小
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隣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
旣而達疾得瘳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壁立冬無被絳晝
則傭賃夜則代木燒塹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
之林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赴助送終

之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衆悉以施之達一無
所受皆傭力報荅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
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爲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
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
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
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走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
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
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良
久乃止父子並得免綜鄉人秘書監丘繼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
行廉補左民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日前
被符孝廉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義邁俗

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應明敷允將符旨烏程潘綜守死孝道全
親濟難烏程吳達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休聲外著可
並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曰
東寶惟金南木有喬發輝曾崖竦幹重霄美哉茲土世載英髦育
翻幽林養音九臯其一唐后明敷漢宗蒲輪我皇降鑑思樂懷人群
臣競薦舊章惟新余亦奚貢曰義與仁其二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
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吳實履仁心力偕單固此
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柏九九其三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
徽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類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
士無然怠荒其四江革奉摯慶祿是荷姜詩入貢漢朝咨嗟曷哉行
人敬爾休嘉俾是下國照輝京華其五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
樂豈暇聲教順彼康夷懿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其六元嘉四

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大族少有志行歷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進之爲太守王味之吏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投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以本村淺近移入池溪味之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繇役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買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致還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塋塋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因而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塋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嗟歎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事旣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爲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討錄晞張不獲收恭及兄協付獄治罪恭協並款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是戶主延制所由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曰禮讓者以義爲先自厚者以利爲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

況在野夫未達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斯情
義實爲殊特茲爾恭協而能行之茲乃終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
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忽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簡遠行
他界爲劫造釁自外賊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
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飢
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飢餒採掇存命聖上哀
矜已垂存拯但饑罄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糶索無所方涉春
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瑣敢憂身外鹿鳴之求
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糶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
義存分食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
特爲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

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寔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
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
爲勸造之端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爲言上當時議者以耕
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成東
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卹

孫法宗吳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
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管辦棺槨造立冢墓
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於部境之內尋求枯骨刺血以
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縗經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世祖初
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固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
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月不收叔孫悉備

棺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疾病父母死不殯又同里范苗父子並亡又同里危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鄰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殯葬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世祖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將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有勇幹徐赤將爲餘杭令祖依隨之赤將死高祖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正笑不解顏太祖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居累年以白衣領東掖防關隊元嘉二十七年城質救懸瓠劉興祖守白石並率所領隨之虜退罷遷領輦後第一隊撫卹士卒甚得衆心二十九年以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兼帶營祿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

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卽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賊劬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世祖卽位詔曰日者逆豎犯蹕釁變卒起廣威將軍關中侯卜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而旋受虐刃勇冠當時義侔古烈興言追悼傷痛於心宜加甄贈以旌忠節可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泓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太宗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前將軍南平昌太守直閣領細杖主順帝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大阬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渡唯天生墜阬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橫布阬內更呼等類共跳並畏懼不敢天生

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院中丈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以兄死節爲世祖所留心稍至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加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陵城天生推車塞塹率數百人先登西北角徑至城上賊爲重柵斷攻道苦戰移日不拔乃還詔曰天生始受戎任甫造寇壘而投輪越塹率果先騰驍壯之氣嘉歎無已可且賜布千匹以厲衆校大明末爲弋陽太守太宗泰始初與殷琰同逆邊城令宿僧護起義討斬之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旣盡賣宅以克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瞻護皆得成長昭

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爲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世同財爲鄉邑所美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余齊民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父殖大明二年在冢病亡家人以父病報之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違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便歸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詳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更便絕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古今豈異齊民至性由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跪訊遺旨一慟殞亡雖迹異參柴而誠均丘趙方今聖務彪被移革華夏實乃風淳以禮治本惟孝靈祥

歸應其道先彰齊民越自氓隸行貫生品旌閭表墓允出在茲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克行坐違期不至依制軍法人身付獄未及結竟棘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門戶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愍有何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棘云已爲諮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荅云得爾旦則爲不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兄免薩有何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昨隸節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四匹先是新蔡徐

元妻許年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知不可奪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年八十餘卒太宗泰始二年長城奚慶思殺同縣錢仲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庚浦埭逢慶思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吳興太守郗顯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潯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爲州上

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持私庭何容以實年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覬之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平曰實未及養何假以希祿覬之益重之既歸家竭身運力以給供養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討以爲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又除奉朝請不就末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以養母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已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絕擗踊不闕俄頃叫慕之音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兩日兄子伯興採伐茅竹欲爲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

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旌賞泰始六年爲營冢椁子平居喪毀甚困瘠踰久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屬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貴之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畝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宋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終

魏川中周章
氏書

宋書卷九十二

魏川中周章
氏書

列傳第五十二

良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畧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紬華屏欲以儉抑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師經畧司充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間氓庶繁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蕃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誦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

戎役大起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
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
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
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高祖受命無所
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
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
燭紫極諸殿離欒綺節珠窓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
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阼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
流益民之官遷變歲屬竈不得黔席未暇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
豈徒吏不及古民僞於昔蓋由爲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迹
粗著者以爲良吏篇云

王鎮之字伯重琅邪臨沂人徵士弘之兄也曾祖廙晉驃騎將軍

祖者之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初爲琅邪王衛軍行參軍出
補剡上虞令並有能名內史謝輔請爲山陰令復有殊績遷衛軍
參軍本國郎中令加寧朔將軍桓玄輔晉以爲太守軍錄事參軍
時三吳飢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
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爲所排抑以母老求
補安成太守及玄敗玄將苻宏寇亂郡境鎮之拒戰彌年子弟五
人並臨陣見殺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及乃棄家致喪
還上虞舊基畢爲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
司馬南平太守徐道覆逼江陵加鎮之建威將軍統檀道濟到彥
之等討道覆以不經將帥固辭不見聽旣而前軍失利白衣領職
尋復本官以討道覆功封華容縣五等男徵廷尉晉穆帝何皇后
山陵領將作大匠遷御史中丞秉正不撓百寮憚之出爲使持節

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高祖初建相國府以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朱臺祠部尚書高祖踐阼鎮之以脚患自陳出爲輔國將軍琅邪太守遷宣訓衛尉領本州大中正永初三年卒官時年六十六弟弘之在隱逸傳杜慧度交阯朱戴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爲寧浦太守遂居交阯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爲日南九德交阯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騰遜之當至分遣二子斷暹水陸津要瑗收衆斬邕州境獲寧除龍驤將軍遜之在州十餘年與伐邕之將北還林邑王范吳達攻破日南九德九真二郡遂圍州城時遜之去已遠瑗與第三子玄之悉力固守多設

權策累戰大破之追討於九真日南連捷故胡達走還林邑乃以瑗爲龍驤將軍交州刺史義旗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年八十四卒追贈右將軍本官如故慧度瑗第五子也初爲州主簿流民督護遷九真太守瑗卒府州綱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辭不就七年除使持節督交州諸軍事廣武將軍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距循於石碕交戰禽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猶有三千人皆習練兵事李子遜李奔李脫等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奔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奔等引諸俚帥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命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克勸營弟交阯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民並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

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循二子親屬錄事參軍阮靜中兵參軍羅農夫李脫等傳首京邑封慧度龍編縣侯食邑千戶高祖踐阼進號輔國將軍其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被抄畧悉得還本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悠奉表獻捷慧度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棊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脩學校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給爲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少帝景平元年卒時年五十追贈左將軍以慧度長子員外散騎侍郎弘文爲振威將軍刺史初高祖北征關洛慧度板弘文爲鷹揚將軍流民督護配兵三千北係大軍行至廣州關洛已平乃歸統府板弘文行九真太守及繼父爲刺史亦以寬和得衆襲龍編侯太祖元嘉四

年以廷尉王徽爲交州刺史弘文就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表待病瘳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况親被徵命而可宴然者乎如其顛沛此命也弘文母既年老見弘文輿疾就路不忍分別相與俱行到廣州遂卒臨死遺弟弘猷詣京朝廷甚哀之

徐豁字萬同東莞姑幕人也中散大夫廣兄子父邈晉太子左衛率豁晉安帝隆安末爲太學博士桓玄輔政爲中外都督諮議致敬惟內外武官太宰司徒並非軍職則琅邪王不應加敬玄諷中丞免豁官玄敗以爲秘書郎尚書倉部郎右軍何無忌功曹仍爲鎮南參軍又祠部丞世令建武司馬中軍參軍尚書左丞永初初爲徐羨之鎮軍司馬尚書左丞山陰令歷二丞三邑精練明理爲一世所推元嘉初爲始興太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縣

各言損益豁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不堪田作或是單迥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遐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寔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坑採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于有餘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邸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課米卽事爲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開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爲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姦巧山運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課

甚輕民以所輸爲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在郡著績太祖嘉之下詔曰始興太守豁潔已退食恪居在官政事修理惠澤沾被近嶺南荒弊郡境尤甚拯卹有方濟厥饑饉雖古之良守後以尚焉宜蒙褒賁以旌清績可賜絹二百匹穀千斛五年以爲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拜卒時年五十一太祖又下詔曰豁廉清勤恪著稱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喪殞朕甚悼之可賜錢十萬布百匹以營葬事

陸徽字休猷吳郡吳人也郡辟命主簿仍除衛軍車騎二府參軍揚州主簿王弘衛將軍主簿除尚書都官郎出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爲太祖所善遷司徒左西掾元嘉十四年爲始興太守明年仍除使持節交廣二州諸軍事綏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清名亞王鎮之爲士民所愛詠上表薦士曰臣聞陵雪褒賴貞柯必

振尊風賞流清原斯挹是以衣囊揮譽於西京折轅延高於東帝
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冲夷秉操
純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祿宦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
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煩掌蕃機屢績符守年暨知命廉尚
愈高水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
飾連組珠海室靡瑇珉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汗
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祇慎擢才闕豪露敢罄
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搏嶺表之清風負米宇
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緣天澤雲行時德雨施每甄
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瞽言希垂聽覽二十一年徵以爲南平
王鑠冠軍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府事母憂去職張尋趙廣爲亂
於益州兵寇之餘政荒民擾二十三年乃追徵爲持節督益

二

州諸軍事平朔將軍益州刺史隱卹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民
物殷阜蜀工安說至今稱之二十九年卒時年六十二身亡之日
家無餘財太祖甚痛惜之詔曰微厲志廉潔歷任恪勤奉公盡誠
克已無倦哀榮未申不幸夙殞言念在懷以爲傷恨可贈輔國將
軍本官如故賜錢十萬米二百斛謚曰簡子子獻正員外郎弟展
臧質車騎長史尋陽太守質敗從誅

阮長之字茂景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父普驃騎
咨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服除蔬食者猶積
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爲諸府參軍除員外散騎侍郎母老
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尋補廬陵王義真車騎行正參
軍平越長中東莞太守入爲尚書殿中郎出爲武昌太守時王弘
爲江州雅相知重引爲車騎從事中郎入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

郎以母老固辭朝直補彭城王義康平北咨議參軍元嘉九年遷臨川內史以南土卑濕母年老非所宜辭不就十一年復除臨海太守至郡少時而母亡葬畢不勝憂十四年卒時年五十九時郡縣田祿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初發京師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在中書省直夜往鄰省誤著履出閣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侮闇室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治者咸稱之子師門原鄉令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道晉太常父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並皆幼穉撫育姻娶罄其心力初爲劉穆之丹陽前軍府參軍高祖督徐州轉主簿仍爲世子中軍參軍宋受禪隨例爲員外散騎侍郎補太子詹事丞少帝卽位入爲尚書都官郎出爲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建康令爲治嚴察京邑肅然殷景仁爲領軍請爲司馬復出爲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煩擾訟謫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覬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循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遷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所得祿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庫十七年卒時年六十子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徽以黨與見誅子謚昇明末爲尚書吏部郎元嘉初太祖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孔默之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一郡太守李元

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恪脩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治政寬濟遺詠在民前嗣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于後乃進元德號寧朔將軍恭子賜絹五十匹穀五百斛浦熙國道各賜絹三十四匹穀二百斛

王歆之字叔道河東人也曾祖愆期有名晉世官至南蠻校尉祖尋之光祿大夫父肇之豫章公相歆之被遇於太祖歷顯官左民尚書光祿大夫卒官元嘉九年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上言所統威遠將軍北譙梁二郡太守關中侯申季歷自奉職邦畿于茲五年信惠並宣威化兼著外清姦暴內輯民黎役賦均平閭井齊肅綏穆初附招攜荒遠郊境之外仰澤懷風爵賞之授績能是顯宜升階秩以崇獎勸進號寧朔將軍其後晉壽太守郭啟玄亦有清

節卒官元嘉二十八年詔曰故綏遠將軍晉壽守郭啟玄往銜命虜庭秉意不屈受任白水盡勤靡懈公奉私餼纖毫弗納布衣蔬食飭躬惟儉故超授顯邦以甄廉績而介誠苦節終始匪貳身死之日妻子凍餒志操殊俗良可哀悼可賜其家穀五百斛時有北地傅僧祐潁川陳珉高平張祐並以吏才見知僧祐事在臧熹傳珉爲吳令善發姦伏境內以爲神明祐祖父湛晉孝武世以才學爲中書侍郎光祿勳祐歷臨安武康錢塘令並著能名宋世言長吏者以三人爲首元嘉中高平太守潘詞有清節子亮爲昌慮令亦著廉名大明中爲徐州刺史劉道隆所表世祖世吳郡陸法真歷官有清節嘗爲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太山羊希與安北咨議參軍孫詵書曰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計當日夕相與

申意太宗初爲南海太守卒官太宗世琅邪王悅亦莅官清正見
知悅字少明晉右將軍羲之曾孫也父靖之官至司徒左長史靖
之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
自得也遂不果悅泰始中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
田五頃遷尚書吏部郎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五年卒官追贈太
常初悅爲侍中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得姦巧甚多及悅死衆
咸謂諸署詭誑之上乃收典掌者十餘人桎梏云送淮陰密令渡
瓜步江投之中流

史臣曰夫善政之於民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漢世
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治民無所橫擾勸賞威刑事多專斷尺
一詔書希經邦邑龔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僞繁起民減
昔時務多前世立績垂風艱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治此世之民
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臥治如或可
勉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淳薄也

宋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終

晉書卷九十二

宋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晉書卷九十三

隱逸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又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遇荷蓀丈人孔子曰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次避言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品目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為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害非必穴處巖栖雖藏往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萬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洗耳潁濱皦皦然顯出俗之志乎遯世避言即賢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號曰表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蓀之

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蓀之隱事止於違人論迹既殊源心亦異也身與運閉無可知之情雞黍宿賓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爲隱之跡不見違人故隱用致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既聞其說賢者之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身之於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窮於亞聖以此爲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人及逸民隱居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河上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姿猶負揭日月鳴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爲真隱傳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爲隱逸篇虛置賢隱之位其餘夷心俗表者益逸而非隱云

戴顓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顓年十六遭

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修其業父善琴書顓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顓十五部顓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常攜賓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綏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遊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顓謂勃曰顓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顓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消搖論注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往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高祖命爲太尉行參軍琅邪王司馬屬並不就宋國初建令曰前太

尉參軍戴顓辟士韋玄秉操幽遁守志不渝宜加旌引以弘止退
並可散騎侍郎在通直不起太祖元嘉二年詔曰新除通直散騎
侍郎戴顓太子舍人宗炳並志託丘園自求衡華恬靜之操久而
不渝顓可國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騎侍郎東宮初建又徵太子中
庶子十五年徵散騎常侍並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
與顓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憩于此
澗義季亟從之遊顓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
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當謂黃
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讌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
伎一部顓合何嘗白鶴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自漢世始有佛
像形制未工達特善其事顓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
等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

耳旣錯減臂胛瘦患卽除無不歎服焉十八年卒時年六十四無
子景陽山成顓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顓觀之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
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爲鄉閭所稱刺史殷
仲堪桓玄並辟主簿舉秀才不就高祖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咨
議參軍中丞曰今日何施而可丞曰除其宿讐倍其惠澤貫敘門
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高祖納之辟炳爲主簿不起問其故荅曰
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
徃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
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
立宅閒居無事高祖召爲太尉參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
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高祖數致餼賚其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

受高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兎宜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宮建徵爲太子中舍人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旣而輒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讌命爲咨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

娛臨川王義慶辟爲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病卒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衡陽王義季與司徒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巳子朔南譙王義宣車騎參軍次綺江夏王義恭司空主簿次昭郢州治中次說正員郎

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旣而閒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以爲身不可遣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

尚節峻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高祖
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
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
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
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遊外暢於冥內體遠形于應近雖
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穹谷矣竊見處士雁門
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
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
亮留愛崑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
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
以人廢言俄而辟爲太尉掾不就高祖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
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祚復
召之乃盡室俱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
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奧稱
爲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時年
四十七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
續之風太宗泰始中爲晉安內史未之郡卒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宣訓衛尉鎮之弟也少孤貧爲外祖
徵士何准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晉安帝隆安
中爲琅邪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爲烏程
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琅邪殷仲文還姑
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
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每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
職同行荊州刺史桓偉武爲南蠻長史義熙初何無忌又請爲右

軍司馬高祖命爲徐州治中從事史除員外散騎常侍並不就家
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曰聖明司契載德惟新垂
鑑反微表揚隱介默語仰風荒遐傾首前員外散騎常侍琅邪王
弘之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
嗣徽前武並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賁于丘園以彰止遜
之美以祛動求之累臣愚謂弘之可太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卽
徵弘之爲庶子不就太祖卽位敬弘爲左僕射又陳弘之高行表
於初筮苦節彰於算年今內外晏然當脩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
敦沖退之美元嘉四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
裘與之卽着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
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
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始寧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
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
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
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
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旣遠同羲唐亦激貪
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
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之欲
爲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豪翰
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
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顯位吏部尚書太常卿大明
末爲吳興太守太宗初四方同逆戰敗奔會稽歸降被宥終於中
散大夫

阮萬齡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寧黃門侍郎萬齡少幾名自通直郎爲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係爲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永初末自侍中解職東歸徵爲秘書監加給事中不就尋除左民尚書復起應命遷太常出爲湘州刺史在州無政績還爲東陽太守又被免復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七十二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也祖倓尚書祠部郎父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

弘等共爲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往茅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卷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卽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時年五十九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二輸公調求輒與之有人嘗認其

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故今家中覓所者備君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不肯復取元嘉初徵爲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進迦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來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小一日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五十九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民並不應徵辟祈年十四鄉黨舉爲州迎西曹不行謝晦臨州命爲主簿彭城王義康舉秀才除奉朝請臨川王義慶平西參軍皆不就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此荆楚仙人也衡陽王義季臨荆州發教以祈及劉疑之師覺授不應徵召辟其三子祈又徵太子舍人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元嘉十七年卒時年四十二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不仕逃避徵辟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也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
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
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
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
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環堵蕭然不蔽風雨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
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親老
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
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逕
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
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
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

印綬去職賦歸去來其詞曰歸去來兮園田荒蕪胡不歸旣自以
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塗
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超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
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
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停尊引壺觴而自酌盼庭柯以
怡顏倚南窓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
關策扶老以流暢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勸飛而知還
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以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
以相遺復駕言兮焉求說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之消憂農人告余
以上春將有事於西疇或命中車或棹扁舟旣窈窕以窮壑亦崎
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
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奚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

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輦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官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

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任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幼而饑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旣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年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

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
皆弟兄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
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
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
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
吾復何言又爲命子詩以貽之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
歷世垂光御龍勤夏承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紜戰國漠
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逸虬撓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子
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啟土開
封臯臯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洪河群川載導衆條載羅
時有默語運固隆汗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長沙伊勲伊德天
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惑孰謂斯心而可近得肅矣

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
運冥茲愠喜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顧慙華鬢負景隻立三千之罪
無後其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爾良時名爾曰儼字
爾永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
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旣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
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
爾之不才亦已焉哉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宗彧之字叔粲南陽涅陽人炳從父弟也蚤孤事兄恭謹家貧好
學雖文義不逮炳而真澹過之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公私餼遺
一無所受高祖受禪徵著作佐郎不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
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壘
畝何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元嘉

八年卒時年五十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小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棗於戴逵王敬弘深敬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裾拾自資同裾者爭穢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融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旣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無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太祖聞

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以嫁娶孤兄子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霞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棗書爲樂孜孜不倦太祖敕郡縣令隨時資給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八十二子慧鋒脩父業辟從事皆不就

郭希林武昌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州主簿秀才衛參軍並不就元嘉初吏部尚書王敬弘舉王弘之爲太子庶子希林爲著作佐郎後又徵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十年卒時年四十七子蒙亦隱居不仕泰始中郢州刺史蔡興宗辟爲主簿不就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本州辟從事員外散騎侍郎徵

並不就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閒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境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亶亶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旣傾良朋凋索續以覺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途幾何實遠想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昏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算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

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長成冠娶已畢脩惜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章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二十五年詔曰前新除給事中雷次宗篤尚希古經行明脩自絕招命守志隱約宜加升引以旌退素可散騎侍郎後又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於鍾山時年六十三太祖與江夏王義恭

書道次宗亡義恭答曰雷次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棲窮藪自賓聖朝克已復禮始終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垂矜愍子肅之頗傳其業官至豫章郡丞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愷之晉右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且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絲二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能言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郡命功曹州辟從事舉秀才並不就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凱友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懽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凱宿衣悉挾

布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峻爲東楊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義陽王昶臨州辟爲文學從事不起峻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孝建元年卒山中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王素字休業琅邪臨沂人也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初爲廬陵國侍郎母憂去職服闋廬陵王紹爲江州親舊勸素修完舊居素不答乃輕身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世祖卽位欲搜揚隱退下詔曰濟世成務咸達隱微軌俗興讓必表清節朕昧旦求善思惇

薄風琅邪王素會稽朱百年並廉約貞遠與物無競自足臯啟志
在不移宜加褒引以光難進並可太子舍人大明中太宰江夏王
義恭開府辟召辟素爲倉曹屬太宗泰始六年又召爲太子中舍
人並不就素旣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虻蟲聲清長聽之使
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虻賦以自況七年卒時年五十四時
又有宋平劉睦之汝南州詔吳郡褚伯玉亦隱身求志睦之居交
州除武平太守不拜詔字伯和黃門侍郎文孫也築室湖孰之方
山徵員外散騎侍郎征北行參軍不起伯玉居剡縣瀑布山三十
餘載楊州辟議曹從事不就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
寓屬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
之友善持進顏延之見而知之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
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

就沙門支僧納學妙盡其能竟陵王義宣自京口遷鎮江陵要康
之同行距不應命元嘉中太祖聞康之有學義除武昌國中軍將
軍蠲除租稅江夏王義未廣陵王誕臨南徐州辟爲從事西曹並
不就棄絕人事守志閒居弟雙之爲賊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
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其春得疾因篤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
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間日輒臥論文義世祖卽位遣大使陸
子真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業履恒貞操勗清固行信聞黨譽延
邦邑棲志希古操不可渝宜加徵聘以潔風軌不見省太宗泰始
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爲通直郎又辭以疾順帝昇明元年卒時
年六十三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
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

而然故也且巖壑閒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
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
矚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哉

宋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終

宋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恩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釣卑事
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傅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
食之資明揚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
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重京師且任子居朝咸有
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
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
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
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爲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
至晉莫之能改州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

馮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
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譌斯風漸篤凡厥
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
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
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旣而恩以
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秦始主威獨運官
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
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
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責狐藉虎威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用樹黨政
以賄成鈇鉞創瘡構於筵第之曲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南金
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

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徒惛憚宗戚欲使幼
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剝民忘
宋德雖非一塗實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
佞倖傳今採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販紵爲業法興二兄延壽延
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十萬
鄉人咸云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十萬錢法興少賣葛於山陰市
後爲吏傳署入爲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
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爲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世
祖征虜撫軍記室掾上爲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上於巴口建義
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卽位並爲南臺侍御
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加

建武將軍南魯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三典籤
並以南下預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高昌縣男
食邑各三百戶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員外散騎侍郎給事
中太子旅賁中郎將太守如故世祖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
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
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
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並中書通事舍人凡選
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
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
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
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爲楊
州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宮嘗出行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

去來上大怒賜敬死繫明寶上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世祖崩前
廢帝卽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
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憚
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勅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
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
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每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耶帝意
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竿法興常加
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
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應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
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
與太宰顏柳一體吸習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
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

非復官許帝遂發怒免法興官遣還田里仍復徙付遠郡尋又於家賜死時年五十二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鎗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法興能爲文章頗行於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吾纂承洪基君臨萬國推心勳舊著於遐邇不謂戴法興恃遇負恩專作威福冒憲黷貨號令自由積釁累愆遂至於此卿等忠勤在事吾乃具悉但道路之言異同紛糾非唯人情駭愕亦玄象違度委付之旨良失本懷吾今日親覽萬機留心庶事卿等宜竭誠盡力以副所期尚之時爲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爲撫軍咨議參軍太守如故太宗泰始二年詔曰故越騎校尉吳昌縣開國男戴法興昔從孝武誠懃左右入定社稷預誓河山及出侍東儲竭盡心力嬰害凶停朕甚愍之可追復創注還其封爵有司奏以法興孫靈珍襲封

又詔曰法興小人專權豪恣雖虐主所害義由國討不宜復貪人之封封爵可停太宗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二年遷中書侍郎太守如故未拜改除前軍將軍太守如故侍太子於東宮晉安王子勛平後以軍守管內封邵陵縣男食邑四百戶固辭不受轉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病卒

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也亦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世祖世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卽詐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以爲宣威將軍南東莞太守景和末增邑百戶太宗初天下反叛軍務煩擾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以前軍將軍事平遷宣威將軍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增邑四百戶泰始三年坐參掌戎事多納賄貨削增封官爵繫尚方尋被宥復爲安陸太守加寧朔將軍遊擊驍騎將軍武陵內史宣城太守順帝驃騎司馬昇明初年老拜太

中大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俱爲世祖南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值元凶弒立遣元嗣南還報上以徐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弒狀上遣元嗣下都奏表於劭旣而上舉義兵劭責元嗣元嗣荅曰始下未有反謀劭不信備加考掠不服遂死世祖事克追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生爲之誄焉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剡人也官至員外散騎侍郎世祖常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有自經死者人役聞配顯度如就刑戮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蹀脛民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爲百姓所疾比當除之左右因倡諾卽日宣旨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改爲爰初爲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爲高祖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太祖初又見親任歷治吏勞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侍御史始興王濬後軍復侍太子於東宮遷員外散騎侍郎太祖每出軍行師常懸授兵畧二十九年重遣王玄謨等北伐配爰五百人隨軍向碭碭銜中旨臨時宣示世祖至新亭大將軍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內誑劭追義恭因得南走時世祖將卽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旣至莫不喜說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孝建初補尚書水部郎轉爲殿中郎兼右丞孝建三年索虜寇邊詔問群臣防禦之策爰議曰詔旨虜犯邊塞水陸遼遠孤城危棘復不可置臣以戎虜猖狂狡焉滋廣列卒擬候伺覘間隙不勞大舉終莫永寧然連於千里

費固巨萬而中興造創資儲未積是以齊斧徘徊朔氣稽掃今皇
運洪休靈威遐懾蠢爾遺燼懼在誅剪思肆蜂蠆以表有餘雖不
敢深入濟沛或能草竊邊塞羽林鞭長太倉遙阻救援之日勢不
相及且當使緣邊諸戍練卒嚴城凡諸督統聚糧蓄田籌計資力
足相抗擬小鎮告警大督電赴塢壁邀斷州郡掎角儻有自送可
使匹馬不反詔旨胡騎倏忽抄暴無漸出耕見虜野粒資寇比及
少年軍實無擬江東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贍臣以爲
方鎮所資定宜且田且守若使堅壁而春墾輟耕清野而秋登莫
擬私無生業公成虛罄遠引根本二三非宜救之之術唯在盡力
防衛來必拒戰去則邀躡據廩實隘易爲首尾胡馬旣退則民豐
廩實比及三載可以長驅詔旨賊之所向本無前謀兵之所進亦
無定所比歲戎戍倉庫多虛先事聚衆則消費糧粟敵至倉卒又

無以相應臣以爲推鋒前討大須資力據本應未不俟多衆今寇
無領國豕突列城勢足唇齒養卒得勇所任得才臨事而懼應機
無失豈煩空聚兵衆以待未然詔旨戎狄貪婪唯利是規不挫凶
圖姦志歲結臣以爲不擊則必侵掠侵掠不已則民失農桑農桑
不收則王戍不立爲立之方擊之爲要詔旨若令邊地歲驚公私
失業經費困於遙輸遠圖決無遂事寢弊贊畧逆應有方臣以爲
威虜之方在於積粟塞下若使邊民失業列鎮寡儲非唯無以遠
圖亦不能制其侵抄今當使小戍制其始寇大鎮赴其入境一被
毒手便自吹壑鳥逝矣尋卽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
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
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
之書上表曰臣聞虞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勤

天飛雖王德所至終陟固有資田躍神宗始於俾乂上日兆於納
揆其在殷頌長發玄王受命作周寔唯雖伯考行之盛則振古之
弘軌降逮二漢亦同茲義基帝扞乎豐郊紹祚本於昆邑魏以武
命國志晉以宣啟陽秋明黃初非更姓之本太始爲造物之末又
近代之令準式遠之鴻規典謀緬邈紀傳成準善惡具書成敗畢
記然餘分紫色滔天泯夏親所芟夷而不序於始傳涉聖卓紹烟
起雲騰非所誅滅而顯冠乎首述豈不以事先歸之前錄功偕著
之後撰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澆季鍾經綸之屯極擁玄光以鳳翔
秉神符而龍舉剽定鯨鯢天人佇屬晉祿數終上帝臨宋便應奄
膺紘寓對越神工而恭服勤於三分讓德邁於不嗣其爲巍巍蕩
蕩赫赫明明歷觀述聞莫或斯等宜依銜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
義熙爲王業之始戰序宜力爲功臣之斷其僞玄篡竊同於新莽

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雖揖禪之前皆
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議伏須遵承於是內外博
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議宜以義熙元年爲斷散
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二年
爲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
錄二漢前史已有成列桓玄傳宜在宋興餘如爰議七年爰遷遊
擊將軍其年世祖南巡權以本官兼尚書左丞車駕還宮罷明年
又兼左丞著作兼如故世祖崩營景寧陵爰以本官兼將作大匠
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
侍左右預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太祖所任遇大
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注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
過人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世祖崩公除後晉安王子

勛侍讀博士容爰宜習業與不爰荅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又容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此前廢■凶暴無道殿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迕誅群公後以爰爲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食邑五百戶寵待隆密群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太宗卽位例削封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並如故爰秉權日久上昔在藩素所不說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曰夫事君無禮教道弗容訕上銜已人倫所棄大中大夫徐爰拔迹廝狠推席饗逢遂官參時望門伍豪族遷位轉榮莫非超荷而諂側輕險與性自俱利口讒妄自少及長奉公在事釐豪篋聞初無愧滿常有闕進先朝賞以芻蕘之中粗有學

解故得漸蒙驅策出入兩宮太初僞立盡心佞事義師已震方得南奔及孝武居統唯極諂諛附會承旨專恣厥性致使治政苛縱典造非法損德害民皆由此豎景和悖險深相贊協苟取偷存罔顧節義任筭設數取合人主敝軀姦矯所志必從故歷事七朝白首全貴自以體含德厚識鑑機先迷塗遂深罔知革悟朕撥亂反正勲濟天下靈祇助順群逆必夷況爰恩養而無輸效遂內挾異心著於形迹陽愚柱口罔所陳聞情事緩文庶申詭畧當今朝列賢彥國無佞邪而秉心弗純累蠹時政以其自告之辰用賜歸老之職榮禮優崇寧非饗過不謂潛怨席外進■訖不已勤言託意觸遇斯發小人之情雖所先照猶許其當改未忍加法遂恃朕仁弘必永容貸昨因觴宴肆意譏毀謂制詔所爲皆資傍說又宰輔無斷朝要非才恃老與舊慢戾斯甚比邊難未靜安衆以惠戎畧是

務政網從簡故得使此小物乘寬自縱乃合投畀豺虎以清王猷
但朽頽將盡不足窮法可特原罪徙付交州爰既行又詔曰八議
緩罪舊在一條五刑所抵者必加貸徐爰前後覺迹理無可申廢
棄海墘寔允國憲但蚤蒙朕職曲矜愚朽既經大宥思沾殊渥可
特除廣州統內郡有司奏以爲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
值刺史張牧病卒土人孝長仁爲亂悉誅北來流寓無或免者長
仁素聞爰名以智計誑誘故得無患久之聽還仍除南康郡丞太
宗崩還京都以爰爲南濟陰太守復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時
年八十二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元嘉中出身爲臺小史太宗初出閣選爲
主衣世祖召還左右補內監永光中太宗又請爲世子師甚見信
待景和末太宗被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爲帝所疑大禍將至惶

懼計無所出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
共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楊周登
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太宗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
佃夫大說先是帝立皇后普暫徵諸王奄人太宗左右錢藍生亦
在其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
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文祖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晡時帝出幸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公主並侍側
太宗猶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
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妾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
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取
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鼓後幼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
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閣將軍朱越等其夕並聽出外

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僧整
卽受命姜產之又娶隊副陽平聶慶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
郡俞道龍丹陽宋達之陽平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不濟
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云後堂有鬼其
夕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
不說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旣與佃夫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姜
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
俞道龍宋達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
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而殞之事定
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太宗卽位論功
行賞壽寂之封應城縣侯食邑千戶姜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
縣食邑八百戶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侯食邑各

五百戶李道兒新塗縣侯繆方盛劉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食
邑各四百戶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田嗣將樂縣子王
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隆茶陵縣子宋達之零陵縣子食邑各三百
戶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渡淮爲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
佃夫與諸軍討之破索兒降天祚遷龍驤將軍司徒叅軍率所領
南助赭圻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於東宮泰始四
年以破薛索兒功增封二百戶并前千戶以本官兼遊擊將軍假
寧朔將軍與輔國將軍兼驍騎將軍孟次陽與二衛參員直次陽
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太始初爲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薛安都
子道標攻合肥次陽擊破之以功封攸縣子食邑三百戶歷右軍
驃騎將軍六年出爲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戍淮陰立北兗州自此
始也進號冠軍將軍元徽四年卒時佃夫王道隆楊運長並執權

柄亞於人王巢戴大明之世方之箴如也嘗值正旦應合朔尚書
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
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匹嫌少不答
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
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
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娑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
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
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人饌以
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秦始初軍
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軍人虎賁中
郎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
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而已秦豫元年除寧朔將軍淮南

太守遷驍騎將軍尋加淮陵太守太宗晏駕後廢帝卽位佃夫權
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澹
爲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
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軍將軍太守如故明年改領驍騎
將軍其年遷使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
陽太守猶管內任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增邑五百戶時廢帝猖狂
好出遊走始出宮猶整羽儀引隊仗俄而部伍單騎與數人相
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內外莫不懼憂佃夫密與直閣將軍申伯
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其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
乘射雉帝每北出常留隊仗在樂遊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
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爲揚
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其事不行于天

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佃夫幼罪止身其餘無所問佃夫時年五十一幼泰始初爲外監配張永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涉二品爲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食邑二百戶

于天寶其先胡人預竹林堂功元徽中自陳功勞求加封爵乃封爲鄂縣子食邑二百戶發佃夫之謀以爲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元年出爲山陽太守齊王以其反覆賜死

壽寂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爲羽林監遷太子屯騎校尉尋加寧朔將軍南太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不從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斫邏將七年爲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行至豫章謀欲逃叛乃殺之

姜產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爲晉平王休祐驃騎中兵參

軍龍驤將軍南濟陰太守三年北伐與虜戰軍敗見殺追贈左軍將軍太守如故

李道兒臨淮人本爲湘東王師稍至湘東國學官令太宗卽位稍進至員外散騎侍郎淮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轉給事中四年病卒

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上道迄無所少始興王濬以爲世子師以書補中書令史道隆亦知書爲主書書吏漸至主書世祖使傳命失旨遣出不聽復入六門太宗鎮彭城以補典籤署內監及卽位爲南臺侍御史稍至員外散騎侍郎南蘭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以破晉陵功增邑百戶并前六百戶五年出侍東宮復兼中書通事舍人後廢帝卽位自太子翊軍校尉遷右軍將軍太

守兼舍人如故道隆爲太宗所委過於佃夫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旣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太尉桂陽王休範奄至新亭佃夫留守殿內而道隆領羽林精兵向朱雀門時賊已至旂南道隆忽召鎮軍將軍劉劭於石頭劭至命開旂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旂自弱邪劭不敢復言催劭進戰劭度旂便敗賊乘勝逕進道隆棄衆走向臺所乘馬連聳躅不肯前遂爲賊兵及見殺事平車駕臨哭贈輔國將軍益州刺史子法貞嗣齊受禪國除

楊運長宣城懷安人初爲宣城郡吏太守范曄解吏名素善射太宗初爲皇子出運長爲射師性謹慤爲太宗所委信及卽位親遇甚厚與佃夫道隆李道兒等益執權要稍至員外散騎侍郎南平昌太守泰始七年出侍東宮後廢帝卽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加龍驤將軍轉給事中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食邑八百戶元徽三年自安成王車騎中兵參軍遷後軍將軍兼舍人如故運長質木廉正治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知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爲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爲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食邑四百戶順帝卽位出運長爲寧朔將軍宣城太守尋去郡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王遣驃司馬崔文仲討誅之

史臣曰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規雖復漢高之簡易光武之謹厚猶豐沛多顯白水先華況世祖之泥滯鄙近太宗之拘孿愛習欲不紛惑床第豈可得哉

湯古閣

五

卷九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終

蘇州府鳳陽縣
氏開印

